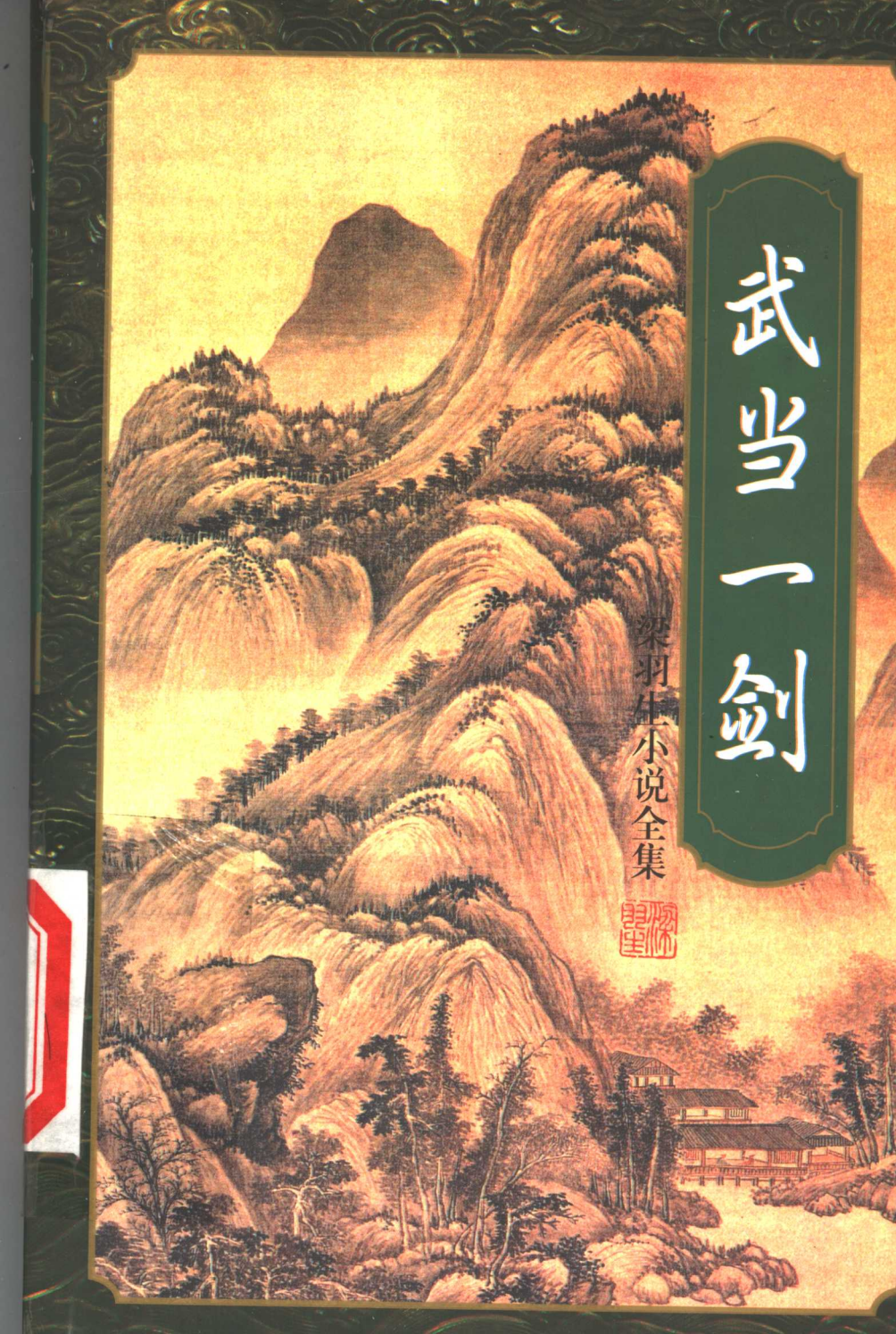




武当一剑

梁羽生小说全集





梁羽生小说全集

武当一剑（中）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当一剑 中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57)

ISBN 7-80521-648-7

I .武… II .梁…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I 247.58

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 510600)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30.25 印张 725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上、中、下)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楔 子	疑案未明还孽债 忏情无奈托遗孤	1
第一回	未泯杂念参无相 三戒当持号不岐	44
第二回	各逞机谋缘底事 自疑身世感亲情	75
第三回	空嗟变幻迁枯骨 莫测高深立掌门	125
第四回	恩同义父犹藏诈 逼露庐山始识非	178
第五回	无相无碍观自在 不岐不谈训终违	216
第六回	密遗下山传秘笈 偶逢道左创新招	247
第七回	萍水孽缘难自解 江湖侠骨恐无多	286
第八回	幽谷寄情收义女 金盆洗手斥强梁	333
第九回	遍洒虚空无障碍 妙参禅理出重关	398

第十回	梦幻尘缘难再续 飘零蓬梗欲何依	463
第十一回	身陷囚牢成绝学 客奇蒙面创新招	504
第十二回	陌路逢仇施辣手 寒潭照影起疑心	557
第十三回	鸿爪雪泥何处觅 冰心铁胆两相牵	591
第十四回	中州一剑应无恙 海角何人自放歌	663
第十五回	独处墓园怀旧侣 惊闻密室揭私情	728
第十六回	应笑我乱挥宝剑 问何人会解连环	800
第十七回	与今群雄惊诡变 武当一剑灵锋芒	855
第十八回	生死茫茫如梦幻 恩仇了了陷江湖	872

东方亮亢声道：“表妹，你太胡闹，你要将她怎样？”

那女子哼了一声道：“看你急成这个样子，难道在你的心目中，她比我更加重要么？”

东方亮道：“话不是这么说，她是我的朋友，我就不许你伤害她！”

那女子嘿嘿冷笑：“我还未动她一根毫发呢，你这么说，我倒是要——”

东方亮深知表妹素来任性，连忙说道：“你若是伤了她，我……”

那女子道：“你怎么样？”

东方亮道：“我永远也不要再见到你！”说罢，心里叹了口气，对付这个任性的表妹，他能够施展出来的最大的“阻吓”也只能是如此了。

那女子道：“我才不稀罕你呢！”但跟着却就是“噗嗤”一笑，说道：“你别害怕，我只不过是帮你招呼朋友。我带她回家去，将她当作贵客款待，你满意了吧？”

东方亮啼笑皆非，说道：“你怎知她愿意做你的客人？”

那女子道：“她不愿意也得愿意！你为什么定要和她作伴？”

东方亮道：“我是有事要和她一起去少林寺。”

那女子听了，不住冷笑。

东方亮心中不悦，说道：“我讲的都是真话，你笑什么？”

那女子道：“我听得人说，少林寺好像有个臭规矩，不许女人进去的，不知是真是假？”

东方亮道：“这倒不假。不过……”但内里因由，一时间怎能说得清楚，他也不愿对表妹和盘托出，因此说到一半，就停止了。

那女子却不容他思索，便即冷笑说道：“谅这小丫头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你要去少林寺你自己去。”说罢，挟着蓝水灵就走。

东方亮叫道：“表妹，你太过不讲理了！”

那女子嘿嘿冷笑：“我已经对你特别客气，你竟然还不知足。我假如是当真不讲理的话，嘿嘿……”

东方亮叹道：“好吧，算我怕了你。你要带她走，也任由你。但你可别忘记，我说过话，是从来算数的！”

那女子笑道：“我记得的，你放心吧。你几时回来，我就几时放她走，决不伤她一根毫发！”

蓝水灵被她挟在胁下，不能动弹，只觉风声呼呼，两旁树木迅速退后，就像腾云驾雾一般，不由得对这女子也是暗暗佩服：“她挟着我跑路，居然也跑得这样快。我的轻功是曾得过师父夸奖的，但比起她来，可真是差得太远。”

不多一会，那个女子已经跑到山下。山下有辆骡车在等着她，驾车的是个老头，对她躬身行礼，却不说话。

那女子抱着蓝水灵坐上骡车，落下车帘，跟着解开她的穴道。

“这老头又聋又哑，你说什么，他都不会知道。喂，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蓝水灵赌气不答。

那女子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吗？”拿出一条丝巾，帮蓝水灵抹干净脸蛋，笑道：“好漂亮的小美人儿！”蓝水灵自知打架打不过她，吵架也未必是她对手，索性动也不动，心里想道：“不管你怎样作弄我，我只当你是个死人。”

那女子柔声道：“我复姓西门，单名一个燕字。东方亮是我表哥，我有个坏脾气，从小就不喜欢表哥跟别的女孩子在一起的。刚才得罪了你，你别生气。”

这女子忽然变得温柔起来，前后判若两人。

蓝水灵本来是个秉性纯良的女孩子，见这女子说话坦白，又向自己赔了礼，心中的气，不觉消了几分。

“我在你的眼中不是像猪狗一般么，怎敢当你的赔礼？”蓝

水灵道。

西门燕笑道：“我骂了你，你也骂了我，我已经向你赔了礼，还不能扯直吗？你倘若心中还是有气，不妨再骂我几声母老虎。不过，我其实并没有你所想的那样凶，你和我相处下去，以后你就会知道。现在你肯告诉我你的芳名了吧？”

蓝水灵道：“你已经把名字说给我听，我若不告诉你，那就是我占你的便宜了。好吧，礼尚往来，我告诉你，我姓蓝，叫水灵。”

西门燕道：“蓝水灵，嗯，你的名字很好啊！”

蓝水灵道：“有什么好？”

西门燕道：“你的一双眼睛，水汪汪的，好看得很。叫做蓝水灵，可不正是名如其人吗。”

女孩子总是喜欢别人赞她美丽的，蓝水灵道：“其实你也长得很美，你的表哥没告诉你吗？”

西门燕道：“表哥是曾赞过我的。不过我当他只是要奉承我，所以不大相信他说的是真。”

蓝水灵道：“现在是我说的，你总该相信了吧。不过……”西门燕忙道：“不过怎样？”

蓝水灵道：“你在发脾气的时候，就好像没有现在这么美了。我说的是真话。”西门燕道：“多谢你说真话。”蓝水灵又道：“你的名字也很好啊！”

西门燕道：“好在哪里？”

蓝水灵道：“你姓西门，他姓东方，一东一西，不正好是一对吗？”

西门燕不觉笑了起来，说道：“一东一西，那岂不是永远不能够在一起了？”

蓝水灵道：“地方不会移动，人是会移动的。你在西边，他就会从东边走过来相会的。”

西门燕笑道：“你这张小嘴儿倒很会说话。”

蓝水灵道：“姐姐，你放了我好不好？”

西门燕道：“你还是想去少林寺？”

蓝水灵道：“不错。但我不会跟你的表哥一起去了。”西门燕道：“你为什么非去不可？”

蓝水灵道：“我的弟弟在那里。”

西门燕诧异道：“你的弟弟是少林寺的和尚。”

蓝水灵道：“不，他是武当派的弟子。”

“他的师父是谁？”

“不岐道长。”

西门燕似乎更加觉得奇怪了，说道：“不岐道长？他不就是前任掌门无相真人的关门弟子吗？听说他新近还升任了武当派的长老。”

“你说得不错。”

“据我所知，无相真人好像只有两个徒弟，大徒弟不戒，但尚未收徒的。”

“不岐道长也只收了我的弟弟一个门徒。”

“如此说来，令弟乃是无相真人唯一的嫡系徒孙了。”

蓝水灵甚为得意，说道：“他也是最得到师祖疼爱的徒孙。”

“这就有点奇怪了，我曾听人说过，武当派和少林派好像是一向有着心病的，令弟是武当派前任掌门的衣钵传人，怎么会跑到少林寺去？”

“我也不知道啊。是你的表兄告诉我的。他和我的弟弟是新近交上朋友的。”

“你呢？你和他又是几时交上朋友的？”

“我与令表兄不过是昨天方始相识。”

西门燕似笑非笑说道：“这样说，你倒是很相信他的！”蓝水灵不想与她多言，说道：“你问完没有，可以让我走了吧”

西门燕道：“你不愿意做我的客人？”

“不是不愿意，但我想先找到我的弟弟。”

“好，你有本领，你就去吧！”

蓝水灵不知她说的乃是“反话”，心想我又不是去找少林寺的和尚打架，走路的本领我会没有吗？于是揭开车帘，就跳下去。

她脚未沾地，忽觉微风飒然，腰身一紧，原来是西门燕已经把一条束腰的绸带解下，随手挥出，把她卷了回来。蓝水灵跌回原位，车厢铺着锦垫，虽然不觉疼痛，心中也是有气。

“蓝姑娘，你莫生气，我是诚心请你做我的客人。”

蓝水灵哼了一声，说道：“没见过这样请客的法子，只管自己喜欢，不问别人愿不愿意。”西门燕笑道：“你说对了，我就是这个坏脾气改不掉，所以除非你有本领将我打败，否则你就非做我的客人不可。”

蓝水灵道：“好了，好了，我认命了，碰上了你，算我倒霉。”

西门燕道：“你知不知道，我对你已经是特别好了，要是换了别人，除了我的表哥之外，他不听我的话，我就会把他的双腿打断。”

蓝水灵道：“多谢你的好意！”“好意”二字，声音重浊，显然乃是“反话”。

西门燕道：“其实你做我的客人也没有什么不好，第一，我不会亏待你，第二，我住的那个地方也很不错，许多人想去都去不到。”蓝水灵道：“就算你的地方是皇宫，我也一点都不稀罕。”西门燕道：“哦，你竟是这样讨厌我吗？”蓝水灵道：“不是讨厌，只是不喜欢和你在一起。”

西门燕眉头一皱，忽地冷冷说道：“你只是喜欢跟我的表哥在一起吗？”

蓝水灵存心气她，说道：“你的表哥对我可比你对我好得多，我当然是喜欢跟他，不喜欢跟你了。”

“哦，他对你怎样好法？”

“他对我又温柔，又体贴，哪像你这样凶，比如说昨晚吧，下那么大的雨，他也不怕淋坏身子，站在雨中替我守夜。”

西门燕本来还有一点疑心的，听她这么一说，疑心尽去，笑起来道：“不错，不错，我的表哥对你的确很好，只可惜你对他却不怎么好。”

蓝水灵心头一跳，说道：“你怎么知道我对他不好？”

西门燕道：“表面看来，你是很信任他，其实却是心里对他猜疑。”

蓝水灵道：“何所见而云然？”

西门燕道：“就因为我见到你这样急于要去少林寺！”

西门燕续道：“武当、少林虽有心病，但少林寺的那些大和尚是决计不会加害令弟的，你对这一点有没怀疑？”蓝水灵道：“我的小师叔也是这样说的。”

西门燕道：“你自己呢？”

蓝水灵道：“少林、武当都是名门正派，我当然信得过他们。”

西门燕道：“那么，你急于去少林寺，显然就不是为了担心令弟的安全了！那是为了什么呢？”她自问自答：“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因为在你的心里觉得还是要提防东方亮这个人的，你是怕你的弟弟上了他的当！”这番说话，好比一针见血的刺中了蓝水灵，令她哑口无言，心中暗暗惭愧：“其实我岂只是对东方亮有所猜疑，我还想要暗杀他呢。”

西门燕忽地笑道：“你这个人好像不大有自己的主见，比较容易相信别人的说话，不知我说得对不对。”

蓝水灵道：“我的弟弟也曾这样说过，恐怕我是真的有这毛病了。咦，但你刚刚和我相识，你又是怎样看出来的呢？”

西门燕道：“因为你老是喜欢提别人的话，喂，你那位小师叔是谁？”

蓝水灵道：“是牟一羽。”

西门燕道：“哦，牟一羽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中州大侠牟沧浪，年纪不大，但在江湖上的名气却已不小了。你觉得他这个人怎样？”

蓝水灵道：“我和他并不熟悉。”

西门燕道：“但总也有个比较吧，比如说，你觉得是他好呢，还是东方亮好呢？”

蓝水灵道：“我不知道。”

西门燕笑道：“你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我猜在你的心里是觉得东方亮更好的，虽然你对他还是有所思疑。不过，你又觉得你的小师叔出身名门正派，‘应该’更加值得信任。”

蓝水灵给她说中“心事”，不禁又是佩服，又是吃惊，心想：“看她好像不通世故，不近人情，怎知她这对眼睛却是厉害得很。”西门燕微微一笑，说道：“蓝姑娘，我和你好像很有缘，忍不住要提醒你一句，虽然我也不熟悉牟一羽的为人，但你可得小心上他的当！”

蓝水灵道：“多谢你的关心。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纵然见识不高，也没那么容易就上别人的当。”

西门燕道：“如此说来，倒是我多嘴了。但你也莫以为我是想要离间你们，我有个脾气，对我喜欢的人，我总是忍不住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蓝水灵笑道：“我也是这样的脾气，怎会怪你。”

西门燕道：“多谢，你不恼我，我很开心。”

蓝水灵望着她，忽然笑起来。西门燕道：“你在笑什么？”

“笑你。”

“我有什么好笑？”

“你像是三月的天气。”

“三月的天气？”

“在我们武当山上，三月的天气是最难捉摸的，忽晴忽雨，有时甚至东边日出，西边下雨，两个山峰之间气候也是不同。”

西门燕道：“这有什么稀奇，我们那里也是如此，啊，我懂了，你是在说我阴晴不定，喜怒无常。嗯，你这比喻倒很新鲜，我的表哥只会直言责我，没你说得这么生动有趣。”说着，说着，她不觉也笑起来了。

蓝水灵胸无城府，别人对她不好，她很快就会忘记，不多一会，她和西门燕又是有说有笑，谈得颇为投机了。

天黑时分，到了一个小镇，那聋哑仆人，带引她们到一间客店投宿。

那店主人和西门燕似乎是相识，执礼甚恭，也不问她要几间房间，就自作主张的开了一间房间，请她们进去。

蓝水灵关上房门，说道：“咦，他怎么问也不问你一声，就给你一间房间？”

西门燕道：“这是我早就吩咐了的，我要他只准备一间上房，他当然不会多给。”

蓝水灵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怎么知道你愿意跟我同住一间房间，不会觉得不方便吗？”

西门燕噗嗤一笑，说道：“你以为他是老糊涂吗，他才精明得很呢，你以为你瞒得过他的眼睛，他早已看出你是个娇滴滴的大姑娘了。”

蓝水灵尴尬一笑：“我还以为我扮得很像呢，今天我学男子的说话和举止，已学了一整天了。”

西门燕道：“人贵自然，何必勉强自己受罪？你试试这套衣裳，要是可以将就的话，我看你还是恢复本来面目的好。”

蓝水灵换了装束，登时觉得舒服许多，笑道：“你说得不错，我做男人的时候，就好似穿了不称身的戏服做戏一般，有时虽然也觉有趣，但也总是好像受了束缚。早知去不成少林

寺，我也用不着装模作样去模仿男人了。”

西门燕道：“你去不成少林寺，心里是不是还在恼我？”

蓝水灵道：“说老实话，在路上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气恼的，现在可是烟消云散了。”

西门燕道：“为什么？”

蓝水灵道：“因为你对我越来越好。”

西门燕道：“要是我忽然对你不好呢？”

蓝水灵笑道：“那我也不会怪你，因为我早就知道你是三月的天气。”

两人谈得甚是投机，吃过晚饭，不知不觉已是二更时分。

西门燕道：“你先睡吧。”

蓝水灵道：“我还未觉倦。”

西门燕道：“我也不是就想睡觉，不过每天早晚我都要练功两次，现在已经到了我要练功的时候。”

蓝水灵道：“你请便，不必理我。”

西门燕忽道：“你想不想暗杀我？”

蓝水灵吓了一跳：“难道她知道我曾经想过要暗杀她的表哥，特地用这话来试探我？”

西门燕道：“你给我吓得傻了，是吗？”

蓝水灵道：“为什么你会这样问我？”

西门燕道：“不为什么。我自己倘若是吃了别人的亏，我是一定要报复的，所以你若对我报复的话，今晚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蓝水灵生起气来，说道：“你既然不敢相信我，我搬个房间好了。”

西门燕笑道：“我若是不相信你，才不会对你说这样的话呢！”

蓝水灵气还未消，只见西门燕已是在床上盘膝而坐，闭上

了眼睛了。蓝水灵叫她两声，也没见她答应。她本来还想和她吵一架的，此时倒是不便打扰她了。

她和衣躺在床上，想起这两天的遭遇之奇，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房中灯火未熄，忽见西门燕呼吸之间，鼻孔隐隐有两道白气呼出。

蓝水灵好奇心大起，心里想道：“她练的这门功夫倒是有趣，这两道白气呼出来又吸进去，像两条白蛇一样。”想摸它一摸，却又不敢。

忽然她发现自己的鼻端也好像有蜿蜒浮动的白气，心里不觉奇怪：“怎的来到我的鼻子底下了？”要知西门燕那两道白气是随着她的呼吸伸缩的，呼吸之间，一直都是凝聚不散，不可能只是一丝丝若隐若现的气体吹到了她的面前来。

正自心中纳罕，胸口已是作闷，脑袋也在晕眩，幸亏她昨日学会了东方亮所授的吐纳功夫，这门内功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练，无须静坐的。自然而然的就生出反应，真气在体内流转，不过片刻，烦闷顿消。

仔细察视，这才看得清楚，原来是若有若无的袅袅轻烟，从窗子的缝隙里吹进来。扇形的窗子是早已关上的，看不到外边的情景。

蓝水灵虽然缺乏经验，也知是碰上了使用迷香的强盗了。看西门燕时，只见她仍然好似老僧入定，动也不动。鼻孔那两道白气则已不见。

她第一个念头是把西门燕摇醒，但西门燕不是睡着，而是练功，她又害怕干扰了西门燕的练功，对她身体可能有损。心里想道：“我只不过有一点粗浅的内功，迷香已是迷不了我。她的内功当然比我深厚得多，料无妨碍。”再想起有一些江湖经验的师兄们往日的谈论，“靠迷香来行窃的强盗，在江湖上是被列为下三滥的小贼的，多半武功不高。”就更加不怕了，心想：“西门燕可

能是根本就不把这些小贼放在眼内，我且静观其变，看他们怎样？”当下悄悄的躲在床底。她是犹有童心的小姑娘，想看看西门燕怎样戏弄那些小贼。过了一会，忽听得窗子轧轧声响，出现了一道较大的裂缝，有颗小石子从裂缝里掷进来。

蓝水灵心道：“这想必就是投石问路的手段了。”贼人不知屋内的人睡着没有，往往先抛一颗石子进来试探，这是蓝水灵早就听人说过的，今晚亲眼见到了。

西门燕仍然好像毫无知觉，连眼睛也没张开。

开始听得外面有人说话了，“可以进去了吧？”“再试一试！”这次是一枚铜钱飞了进来，“卜”的一声，正打着西门燕的额头。

西门燕连眼睛也没睁开，看来已是熟睡如泥的模样。

蓝水灵这才暗暗吃惊，“以她的脾气，如果她还有知觉的话，岂能忍受别人欺侮？嗯，莫非她当真已是中了迷香了。”

“你们听见没有，钱镖已经打着她了，她叫也叫不出来，你们还没有胆量进去？”门外那人说道。

“恐防有诈，依我看还是等老大来了再动手的好。”第二个人说道。

“什么有诈？这丫头是骄横惯了的，她肯平白吃这个亏？”

“我总觉得有点不妥，你想想她是谁的女儿，怎能这样容易就着了咱们的道儿。”

“哼，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什么是其二？”

“每天晚上，到了这个时候，她要练一种功夫，（伙伴插问：什么功夫？）什么功夫，我就知道了，总之她在练这种功夫的时候，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

“如此说来，那不是迷香也用不着？”

“那却不能这样说，多加几分小心，总是好的。”

“但若要小心从事的话，等老大来了，岂不是更加保险？”

“这点风险都不敢冒，你不怕给老大骂咱们是窝囊废吗？再说，老大虽然说是要来，但却不知是什么时候再来。”

“他好像说过，天亮之前，必定赶到的。”

“之前？”那人冷笑道：“这一段时间也是可长可短的呀。要是他过了五更，你也一直等到五更？你没听过夜长梦多这句老话？”

他的伙伴似乎给他说服了，道：“好，那就劈开窗子吧！”

蓝水灵听了这两人的对话，方始恍然大悟：“怪不得她说，我若是要暗杀她的话，这可是个大好的机会。原来她真的是失了知觉，并非和我开玩笑的。听这两个人的口气，似乎对她甚为熟悉，为什么要来害她呢？”

无暇容她思索，外面这个人已经在用力劈开窗子了。

蓝水灵粗中有细，知道对方还有后援，自己也未必有把握打退这两个人，就在窗门将被劈开之际，躲入了床底下。

那两人打开窗子，跳入房中。

“啧啧，这女娃儿可真漂亮，真是有如海棠春睡，我见犹怜！”那高个子道。

身材矮瘦的那个“噗嗤”笑道：“想不到你居然还会掉文。”

那高个子道：“你以为我只是老粗么，我也懂得惜玉怜香的。”

那矮子道：“喂，你可不能胡来呀！这女娃儿咱们可是要拿回去献给庄主的！”

那高个子道：“只香个嘴儿，没关系吧。只要你不说，庄主又怎能知道。”

蓝水灵躲在床底，看见一双腿已经走到床边，双腿半弯，看来他是正在弯下腰准备偷吻西门燕了。

蓝水灵心道：“我可不能让这小贼欺侮西门姐姐。”她的长